

# 颠覆与重构

##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视角下对电影《利刃出鞘》的研究

鞠千禧, 覃巍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 摘要

电影《利刃出鞘》作为一部反传统的悬疑推理电影, 深刻体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颠覆、反转与重构。导演利用电影中人物的表演、剧情的叠加、镜头的暗示等完成了一场狂欢化的叙事。斯隆比家族的遗产争夺, 实则是等级制度的崩塌与重构; 而玛尔塔的胜利, 则实现了边缘人物在阶层中的变异与反转。在影片中, 玛尔塔的善良与富豪家族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 揭露了精英阶层的虚伪, 赋予边缘阶层重构秩序的可能。这是对社会权利与财富固化的一次诘问与挑衅, 正如狂欢节短暂而深刻的解放意义。

### 关键词

《利刃出鞘》, 巴赫金, 狂欢化诗学, 等级颠覆, 复调叙事

#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 —A Study of the Film *Knives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khtin's Carnival Poetics

Qianxi Ju, Wei Qin

School of Media and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12,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 Abstract

As an unconventional suspense and reasoning film, *Knives Out* profoundly embodies subversion, reversal, and reconstruction in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 poetics. Through the performances of characters, the overlapping of plots, the implications of shots, and other techniques, the director presents a carnivalesque narrative. The inheritance dispute of the Thrombey family is actually th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Marta's victory complet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versal of marginalized figures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In the film, Marta's kindness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greed of the wealthy family, exposing the hypocrisy of the elite class and endowing the marginalized clas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This is an interrogation and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solidification of power and wealth in society itself, just like the short yet profound emancipatory significance of the carnival.

## Keywords

*Knives Out*, Bakhtin, Carnival Poetics, Hierarchical Subversion, Polyphonic Nar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电影《利刃出鞘》是由莱恩·约翰逊主导，丹尼尔·克雷格、克里斯·埃文斯、迈克尔·珊农等众多实力派演员联合主演的一部反传统的悬疑推理电影。这部影片凭借反传统的叙事手法、跌宕起伏的剧情反转与深刻的社会隐喻，成为悬疑推理电影领域的标杆。影片以知名小说家霍华德·斯隆比在私人庄园内的离奇身故为核心叙事起点——霍华德猝然离世后，留下数额庞大的家族遗产。在大侦探布兰克的调查下，斯隆比家族和平表象下的丑闻逐渐显露，真相谜底也逐渐浮出水面。导演通过黑色幽默的叙事、夸张的角色塑造和多重反转的剧情，使得影片呈现出强烈的戏剧张力。本文以“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为理论框架，重点分析电影《利刃出鞘》中等级制度的颠覆、不同身份的反转，以及多元声音的交锋，揭示现实生活中金钱与权力关系的本质。

## 2. 理论框架：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

巴赫金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对于“狂欢化”进行了初步探索与深入思考，后来又在其鸿篇巨制《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狂欢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与全面阐释[1]。狂欢化的本质可以这样理解：狂欢化的源头是狂欢节，狂欢节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如同社会结构中的一道裂隙，让诸种意识形态交锋。狂欢节的主要精神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开放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反对独立自主的封闭性，反对思想僵化的教条[2]。这种精神内核体现为新旧更替的辩证性，例如死亡与新生精神、毁灭与重建精神。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诙谐话语体系，这种诗学理论的价值在于颠覆传统认知；解放被禁锢的思维，激活新的创造性的认知方式。电影《利刃出鞘》作为一部反传统悬疑推理作品，深刻践行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颠覆、反转与重构内核。导演以人物表演、剧情叠加、镜头暗示等多重手法，完成了一场极具狂欢化特质的影像表达。斯隆比家族围绕遗产展开的争夺，本质是固有等级制度的崩塌与重构过程。女佣玛尔塔从家族边缘人物到遗产继承者的身份转变，完成了底层人物在阶级体系中的变异与反转。她的善良纯粹，与富豪家族成员的贪婪虚伪形成尖锐对照，既戳破了精英阶层的体面假面，更赋予边缘群体重构社会秩序的可能——这无疑是对现实社会权力与财富固化的一次诘问与挑衅，正如狂欢节所具有的短暂而深刻的解放意义。观众在跟随剧情推进的过程中，得以直观感知旧有秩序的瓦解，以及人性深处对平等与正义的永恒追求。

## 3. 等级颠覆：富豪家族的崩塌与边缘人物的崛起

任何统治阶级或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总是企图把任何有助于维持其统治主导地位的制度、观念

固定化,称之为官方权威或官方意识形态。巴赫金通过强调“等级颠倒”与“仪式性颠覆”来解构固化的秩序,强调对抗性,反对官方权威和意识形态。在电影《利刃出鞘》中,斯隆比家族的遗产争夺实际上就是一场关于财富与等级制度的游戏,其核心则是通过“脱冕-加冕”的二元结构展开。所谓“脱冕-加冕”的二元结构类似于狂欢节中国王的脱冕和小丑加冕的仪式,这种仪式向我们彰显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断更新变化的,没有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具有二重性。在电影中,斯隆比家族的庄园可以被类比为一个封闭的“微型王国”,哈兰·斯隆比作为这个“微型王国”中的国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掌控者,更是家族决策中的话语权威,斯隆比家族成员则是血缘,精英阶层的代表,属于家族财富的合理继承者。而玛尔塔作为移民护工在家族中扮演着服务者的角色。斯隆比家族成员和玛尔塔在这个“微型王国”中代表着两个不同阶层,即精英阶层和底层人物。电影里哈兰·斯隆比的死亡与遗嘱构成了这场财富游戏中的“脱冕”仪式,他将自己的遗产全部赠与移民护工玛尔塔,直接否定了血缘继承的合理性,如同狂欢节中“国王”主动摘下王冠赠予“小丑”,完成了游戏中的“加冕”仪式。哈兰·斯隆比的行为宣告着传统的等级制度被解构,新的财富结构将被构建。玛尔塔作为斯隆比家族中的边缘人物,处于财富结构中的最底层,却因为斯隆比的遗嘱,被推至中心,一跃成为斯隆比家族财富的继承者,实现了由仆人到主人的反转,这不仅符合狂欢节中“国王脱冕,小丑加冕”的戏谑逻辑,更是代表着个人命运的颠倒与反转以及对贵族阶层固化的嘲弄与讽刺。在狂欢节中,小丑披上王服,带上王冠,配上王仗,所有这些王权的象征物都是暂时的。最终,小丑身上国王的服装会被扒下,王冠会被摘走,所有权利的象征物都会被夺走,即“小丑加冕”是暂时性的[3],这正是体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小丑加冕”并非真正的权力赋予,而是通过临时性颠倒打破现有秩序,从而重建新的秩序。电影中,玛尔塔遗产继承正是揭露这一逻辑的体现。在影片最后,玛尔塔手持印有“MYHOUSE”的茶杯站在庄园的阳台上俯视斯隆比家族成员,这一镜头成为等级颠覆和财富反转的经典画面,象征着边缘者对现有财富的短暂颠覆,这一画面使得电影的主题表达更具有深度与思辨性。电影里,茶杯本身就代表着旧秩序存在的符号,它作为哈兰·斯隆比的遗物,代表着斯隆比家族曾经的财富与权力,而玛尔塔手持茶杯,则暗示着观众权力更迭可能会陷入新的循环。影片的最后,等级的颠覆、财富的反转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摧毁与更新、交替与变更精神。在电影中,房间的陈设布置也展示了斯隆比家族的旧秩序等级,客厅中心的圆形刀架是整部影片中的狂欢化符号。刀具在刀架上呈放射状整齐排列,象征着斯隆比家族内部封建秩序等级,刀具即是暴力的产物,但同时也是打破旧秩序的工具。电影结尾兰森抽出的那把短刀不仅仅是刺向玛尔塔利刃,更是代表旧秩序的崩塌,新秩序的重建,消解了暴力与权力的严肃性。

《利刃出鞘》这部电影在悬疑推理的外壳下,将遗产争夺转化为一场大众层面的“狂欢节”,观众跟随侦探的调查过程,在目睹富豪家族的崩塌后,享受着财富反转、秩序重建的心理爽感,同时也间接参与了对精英阶层的嘲弄与批判。影片中的等级颠覆并非简单的“穷人逆袭”故事,而是依托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加冕-脱冕”的仪式性结构,完成对固有等级与秩序的颠倒与反转。玛尔塔的“加冕”不仅是边缘人物崛起的胜利,也是对社会固化阶层的诘问——当旧体系崩塌后,新秩序是否处于狂欢化的悖论之中?

#### 4. 多元对话: 谎言与真相的双重叙事

巴赫金强调狂欢化文学中的“复调性”,即多种独立声音的共存与对话。影片以大侦探布兰克的调查为线索,拼贴出斯隆比家族成员互相矛盾的证词,形成了巴赫金笔下的“复调叙事”。斯隆比家族的成员们在开场的审讯戏中就将其个性与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各自打着心中的算盘,即使都不是凶手,但心中的秘密也已然是一种杀戮。于是,这些角色围绕凶手的指认与家产的争夺各圆其说,给情节推理蒙上了一层纱。哈兰·斯隆比是整个家族的核心人物,运筹帷幄,富有远见;琳达,一个聪明且强势的

传统精英，她自诩标榜“白手起家”，却始终依赖父亲的投资，她的强大中蕴藏着强烈的色厉内荏色彩；乔尼以“独立女性”自居却一直在向斯隆比敲诈生活费；沃尔特，将家族出版业视为敛财的工具，是斯隆比家族中最无能的代表；兰森，一个自作聪明、不知悔改、玩世不恭的家族寄生虫[4]；移民护工玛尔塔则是正义、善良且真诚的一个小人物。不同人物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在布兰克进行询问时，每个人都在避重就轻，趋利避害，凸显了多元对话，形成了谎言与真相的双重叙事，彰显了巴赫金所强调的复调叙事结构。在影片中，玛尔塔有一说谎就呕吐的人物设定，这成为影片中打破谎言循环的核心符号。“一说话就呕吐”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玛尔塔对斯隆比家族成员虚伪话语的反抗。其次，电影通过多视角闪回和主观回忆，呈现了每个嫌疑人不同的叙事版本，也就构成了巴赫金所推崇的复调叙事结构。布兰克的调查过程，本质上是将这些相互矛盾的声音互相交织对比，从而还原事情真相，揭开斯隆比死亡谜底。在大部分悬疑推理电影中，往往是单一叙事视角，比如以福尔摩斯为蓝本的侦探电影，是以华生或者福尔摩斯作为主要叙事功能的承担者[5]。《利刃出鞘》打破了侦探类型片的单一叙事视角，突破了该类影片以侦探为核心叙事载体的传统边界：侦探角色虽承担着案件的最终推理与真相揭晓功能，但影片的叙事焦点始终聚焦于女主人公玛塔与斯隆比家族成员的纠葛之上，凸显了狂欢化理论对“独白式话语”的批判。影片的复调性不仅体现在人物叙事中，也存在于影片的镜头切换上。影片镜头的切换呈现出不同视角叙事的变化，例如沃尔特在回忆父亲否定自己的能力时，画面被压缩在阴暗的书房中，哈兰的身影以仰角呈现为压迫性的存在；而在玛尔塔的回亿中，哈兰·斯隆比先生总是身处温暖的光线里，二人对话时镜头多采用平视视角。这种视觉语言的复调性，暗示观众每个角色都在叙事中重构自我与权力的关系。不同镜头视角的切换彰显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对单一话语体系的颠覆和对新话语体系的重构。

## 5. 身体失控：旧秩序的颠覆与新秩序的重构

巴赫金认为狂欢文化中的许多怪诞形象是生成性的。他以拉伯雷的创作为例——拉伯雷擅长书写肉体、宴饮与排泄等场景，借此凸显怪诞现实主义的物质性与肉体性特质；而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特质便外化为具体的怪诞形象。这种怪诞形象多以个体形式表现多种生命状态，如死亡、枯萎以及受孕和生育[6]。电影《利刃出鞘》中玛尔塔“一撒谎就会呕吐”的设定正好契合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所说的“怪诞形象”。玛尔塔的呕吐并非主动选择，而是身体对于谎言的排斥，当家族成员精心编织谎言时，她的呕吐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真相仲裁——无需推理，身体直接宣判谎言。这种“怪诞形象”的设置不仅仅只是人物简单的生理反应，“呕吐”代表着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脱冕仪式”，既是剥夺斯隆比家族话语权的武器，也是颠覆传统精英旧秩序，重构新秩序的符号体现。斯隆比家族精心构建的体系——豪宅、英式口音、慈善家等等在玛尔塔不可控的生理反应面前崩塌，这个移民护工的“呕吐”成为尖锐的谎言刺破机。玛尔塔第一次在影片中“呕吐”是接受侦探询问时，为了掩藏理查德出轨的事实而撒谎，最后一次“呕吐”是为了揭穿兰森谋杀弗兰这个事实，这两次的呕吐都是对斯隆比家族虚伪谎言的揭露。玛尔塔不可控的生理反应构成巴赫金所谓“怪诞现实主义”的终极形态——身体不再是灵魂的容器，而成为自主的革命。巴赫金指出，“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将崇高贬低化、世俗化和肉体化[7]。斯隆比家族通过多重符号——现代藏品、定制西装、豪宅等——来建构其高尚的身份，玛尔塔的呕吐则戳破其华丽的外表，将丑陋的内心暴露出来，这正是体现了巴赫金所认为的怪诞风格：一方面将一切现存的秩序、观念和权威贬低化、世俗化、肉体化，进行脱冕、降格、戏拟，使“世界翻了个儿”；另一方面，怪诞风格又揭示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8]。影片通过玛尔塔的身体失控，构建了一套反理性的真相推理机制，这种设定不仅颠覆了悬疑推理电影通过理性

思考来探寻真相的传统,更是以荒诞的方式揭示了斯隆比家族的虚伪,凸显了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颠覆与重构精神。影片中所提出的阶级重构、秩序重建的问题,不仅是对电影世界的思考,更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询问。

## 6. 结语

综上所述,《利刃出鞘》在悬疑推理的外表下,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构建了一场对精英秩序的解构性表演,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平等、正义与秩序重构的精神盛宴。电影中财富的颠覆与重构,不仅是影片叙事的胜利,更是对社会秩序的反思。斯隆比家族成员与玛尔塔身份的转换体现了狂欢化理论中摧毁与更新的精神;谎言和真相的博弈构成了巴赫金笔下的“复调叙事”;玛尔塔“呕吐”的生理反应不仅戳破了谎言,更是对精英秩序的挑战。本文透过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着重探析了悬疑推理电影《利刃出鞘》的视听元素与情节描写,相较于传统的“侦探解密真相”类悬疑推理电影,《利刃出鞘》更加倾向于运用“狂欢化颠覆”对精英阶层、家族秩序进行解构,重建秩序,完成真相探寻。狂欢化诗学理论为分析带有阶级批判色彩的推理文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即跳出“谁是凶手”的表层叙事,挖掘其背后“秩序颠覆”的狂欢内核。当然在分析电影时,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结合当下的社会语境展开讨论。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将文本置于社会现实中,分析“狂欢化诗学”与当代社会议题的关系,进一步探讨“狂欢化诗学”理论在悬疑推理电影中的叙事发展与演变。

## 参考文献

- [1] 汪旭. 复调、狂欢与时空体: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学价值探析[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4): 78-85.
- [2]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 第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504.
- [3] 关慧. 狂欢中的契合——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大众文化[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5): 132-137.
- [4] 辜良烈, 陆航, 卢武. 好莱坞悬疑电影《利刃出鞘》人物形象与主题解读[J]. 西部广播电视, 2020, 41(4): 156-157.
- [5] 郑赛赛. 《利刃出鞘》与侦探电影叙事策略探索[J]. 电影文学, 2020(21): 138-140.
- [6] 姚珍珍. 从建构到生成: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思想特质探析[J]. 戏剧之家, 2020(11): 183-185.
- [7]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M]. 李兆林, 夏忠宪,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143.
- [8] 周继武. 试论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7(3): 101-103.